本报上月底发出"1949—2024:上海故事"征集启事后,读者来电来函踊跃,共收到各类线索和口述实录、子女亲友记录等近百条(篇)。很多革命前辈的故事令人心生崇敬、催人奋进。现撷取其中两篇,以飨读者。

庆祝上海解放 75周年特刊



特36 新民晚報

氏晚報 苗 进

2024年5月27日 星期一

编辑/刘靖琳 视觉/黄 娟

从"抗战"逃难起,我们家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,终于在1947年,父亲带全家来到上海定居。不久,母亲告诉我,大姐回来了。我好生奇怪,我从小就不知道还有大姐。原来,大姐离家投身革命时我尚未出生。

1949年5月,上海解放,那年我10岁, 大姐给我讲一些她在新四军里的故事,告 诉我还有一个二姐也在新四军。7月6日, 上海人民庆祝上海解放大会在跑马厅广场 (今人民广场)举行,会后举行了威武雄壮 的人城式,人民军队接受着百万市民的夹 道欢迎。那天,大姐夫带着我去南京路看

一支特殊的队伍

浦东新区退休干部 金永兴

1949年5月13日,从松江县城解放的那天起,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出现在人们视线中,他们是人民子弟兵,是正义之师、威武之师。

与这支队伍同行的是另一支穿解放军 军装也佩有武器的特殊部队,通称财经大 队(含金融、财政、国营公司)。他们关注广 大人民在旧社会饱受物价飞涨、民不聊生 之苦难;他们立足排忧解难,安定民心,与 当地老百姓共同战胜困难。

我是上海解放后一周内加入国营建中贸易公司粮业部的亲历者、实践者。解放前我曾当过学徒,因此对粮食收购、保管、销售是内行,因为可以派上用场重操旧业而高兴。粮业部(之后更名为中粮公司)6月1日就要开张营业,仅有十天时间,时间

紧迫,南下干部数十人个个好样的,虽然语言上有些陌生,但都有一股使不完的劲。我积极配合他们边干边讲,他们虚心好学,经过努力按时开张营业。粮业部开张啦!大批从东北老解放区运来的大米,麻袋包装整齐地堆积满仓,平价供应,不受限制,当地老百姓喜形于色,"嘿!真不错",晶莹、雪白、喷香,价格又公道,奔走相告,生意兴隆。私营粮店因囤积之粮没有出路而发愁,只好降价脱手,涨价之风消退了,广大老百姓看到了希望。附近居民也从怀疑到跃跃欲试将多余粮食卖给国家,我们有严格的验货标准,不至于谷贱伤农,优质优价公平交易,因此收购也十分顺利。

平抑粮价,保证供应,支援大上海十分 紧迫,组织上派我带两三位南下干部(每次 轮流带他们熟悉)武装押运粮船,因为我是本地人,打交道方便,又熟悉环境。每次由汽轮拖带十来条30吨以上大木船,从黄浦江上游的吴江、湖州等地和青浦、金山、松江调运粮食,凭上海军管会调令调动粮食,事后结算汇划支票。长长的船队,满载沉甸甸的粮包,浩浩荡荡。当进入上海地区,江面上数以百计的铁壳沉船,横七竖八地阻挡航道,是国民党反动派撤退时设置的障碍,沿途必须小心翼翼地行驶。我生活在船上与船工们"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",除了值班放哨外,学会了离岸解缆时撑篙助一把,摇橹绳索上帮一记,做船工贴心人,心连心,相安无事,他们亲昵地直呼我"小松江"。

七月间,我随南下干部五六人被调去 川沙县,在川沙县城厢镇建立了中粮营业 所。我深深地体会到,只有中国共产党说 得到,做得到,一切工作为了人民利益。大 批南下干部出生人死,心中只有人民的利 益,唯独没有自己的利益,他们为了缔造共 和国大厦,奉献了毕生的精力,那些呈现在 我们面前熟悉的面庞,很多已离我们而去, 我们永远怀念他们!

聚散于上海

上海大学退休教师 郭在理

解放军人城仪式,对我说,你二姐也一定在游行的队伍中,他们的队伍叫"新安旅行团"(以下简称"新旅")。全剧武装的解放军队伍之后是文娱方队,大姐夫指着走过来的队伍叫我快看:"你看,你看,那前面放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画像的就是'新旅'的宣传卡车,那画说不定就是你二姐和二姐夫画的呢!"

几天后,二姐果然回来了,给我们讲那 天陈毅市长在国际饭店接见他们"新旅"成 员的情形。我问二姐,汽车上的毛主席和朱 总司令像是你画的吗?二姐点头说,"是你 姐夫王德威和肖峰、还有我一起画的。" 父亲说,大姐二姐都是十几岁就加人了共产党,叔叔也是共产党。大姐还给我讲了父亲和叔叔当年冒着生命危险从事地下工作,叔叔在与敌战斗中牺牲的故事。大姐还告诉我,家里的三姐四姐和大哥其实不是父母生的,而是叔叔的孩子。我说家里也没看到三姐四姐啊,大姐说会看到的。

果然,不些天,三姐来家了,她说她报 考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被录取了,不久就 被派往浙江丽水参加革命工作。接着家里 又接连收到四姐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荣立 三等功的喜报。一年后,二姐去了杭州浙 江美术学院任教,两年后,小姐姐考上了大 连工学院去了大连,再以后两个哥哥考取了南京航空学院,不久又搬去西安成了西北工业大学学生,1954年大姐夫为了支援东北建设去沈阳筹建沈阳螺钉厂,大姐也随之去了东北。再后来我也考上了南京工学院,这时已届花甲之年的父母身边只有小弟一人在复旦大学读书。待到小弟大学毕业时,他又投笔从戎,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电台工作。

上海解放前夕我们全家先后来到上海 团聚,又在十年之间纷纷离开上海奔赴祖 国各地生根开花。待小弟部队复员、我调 回上海工作,父母都已是古稀老人了。今 天,父母、大姐、二姐甚至小姐姐也都去天 堂团聚了,我和小弟也进入了耄耋之年,想 想过去,我们当年聚散于上海,能够自豪地 说一句:为了上海的解放、新中国的成立, 为了新中国的富饶强大,我们一家人都流 过血、洒过汗,付出过努力。

